



百岁老媪忆京津年俗大不同

口述人:唐敏芝 采访:刘哲 文字整理:刘长虹 图片提供:陈硕 唐文权

今天是腊月二十三“小年”，一年中年味最足的时候到了，但我们总听老人们说，现在没有年味了。那么，年味是什么？怎样才算年味足？1925年出生的《话说天津卫》节目听友唐敏芝奶奶在节目中回忆了儿时在北京过春节和上世纪40年代以后在天津过春节的年俗往事，或许能带给我们答案……

(唐敏芝:1925年生于北京,满族正白旗,他他拉氏。)

由蹲儿安想到……

最近,有听友说北京人到天津来,(行)蹲儿安,我就想起来了,我说两句吧,说两句什么?——北京的春节跟天津的情况有哪些不同。

蹲儿安是满族女人的行礼方式,就规规矩矩地、挺大方地,双腿并拢,脚稍微错一点,双手扶着膝盖,再慢慢地蹲下来问好。男人行礼是打千,左腿向前、右腿下跪,右手打千。满族行礼方式男子叫打千,女的叫请安。

北京过年不像天津那么花哨

我今年97周岁(2022年1月在《话说天津卫》节目中进行讲述),等于是90年前的事儿,我七岁以前的事儿。北京到春节不像天津那么花哨。打腊八开始,这腊八特别讲究,各家都现各家的手艺熬这腊八粥,米都特别全,互相送,比谁的手艺(好)。这一碗粥盛好了以后,表面上都码上果脯、瓜子、花生,还都染成红的,青丝玫瑰摆好了,互相送。打这开始就忙年了,大家都开始搞卫生。

我是满族正白旗,那时候,我的曾祖父是在外省,可能在镇江做官。我祖父跟我父亲都在海关工作,所以我们生活可以说不错吧。那时候,家里头有下人,不多,都是女仆,就是干粗活的。主要料理家务的是我母亲跟我婶。我爷爷一共有三个儿子,我老叔那时候还小,没结婚,就是我母亲跟我婶料理着家务。

北京过年上供,讲究供蜜供。我小时候北京管糕点叫饽饽,点心铺就叫饽饽铺,我们管点心叫饽饽,你看宫里头也是这么说话——饽饽。做蜜供都是提前跟饽饽店订。有尺寸的,有大有小。像小麻花似的炸好了,上面有蜜,码成四方的,有二尺多高,也有更高的,反正最高不超过三尺,就算很讲究的了,上面都码成一个塔尖式的。都得订,不能当时现买。最少得上三碗,有的是五碗,都是单数。另外还有别的点心,别的水果。这个蜜供特别好吃。小的蜜供也有一尺多的,都是四方的,到上面是一个塔尖,还有别的硬皮儿的点心。要不怎么说萨其马、芙蓉糕,这都是满族人的点心。这



老北京人过年时最大的乐趣就是逛庙会。庙会为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。



上二图:蜜供几乎是北京人家家家户户春节必备的供品



春节祭祖

芙蓉糕现在很少见了。

一般的满族人都以肉食为主,没有什么海鲜,除了白煮肉,做大丸子、四喜丸子、南煎丸子、炸熘丸子……都这样。素菜就是芥末墩、辣白菜,切细丝的各种菜炒出来的那种素什锦,这是一般的酒菜。白天可以吃肉馅的饺子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满族人不叫饺子,叫煮饽饽,什么事都是饽饽。

一到半夜12点以后就得吃素了:素馅。素馅也特别全,一直到初一,吃一天素饺子。到初二吃元宝汤,就是所谓的馄饨,那天不叫馄饨了,叫吃元宝汤,还得搁一点细粉条。细粉条的意思就是当线,好像把这元宝穿起来,香菜、紫菜、冬菜、虾皮,反正各种作料,酱油、醋什么的都全。初三就是吃一顿煮饽饽、吃一顿菜。到了初四也是一样。到初五剃小人了,这倒是一样,包饺子吃一天。

过年要“踩祟” 求岁岁平安

过年的时候,我记得特别清楚,院子里头到除夕时候都弄干净了,就不再扫地了,院子也不扫了,撒好多芝麻秸。那时候北京郊区有农民,到



过年,孩子最快乐



上二图:过年前的街头与店面



踩“祟”

年根底下就往市里卖芝麻秸。芝麻秸它是脆的,撒一院子,大伙走道踩,尤其像我们小孩就有事干了,成心去踩,叫“踩祟”,特别有意思。后手大点了以后再回到北京,也就没有这个习惯了。

之所以踩芝麻秸,一来因为芝麻开花节节高,风干后踩起来声音特别脆响,所以有“岁岁平安”“脆脆生生”过日子的美好寓意;二来芝麻秸挺直,象征“长命百岁”,祈祝自己一年更比一年好。

亲友互相拜年,都是请安。我跟您说,我打小时候一懂事儿,就练请安,其实现在我还记着,但是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敢请了,怕蹲下起不来。

天津卫过年,传统与美味兼收

后手,我随着我父亲海关工作调动就离开北京了。我去过哈尔滨,最后在天津落脚了。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,那时候我是周岁整二十,虚岁二十一,我出嫁就嫁到天津这

老徐家了。从前不也提过嘛,就是徐家大院(注:1940年代,唐敏芝嫁入原英商天津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家,现徐朴庵旧居为天津老城博物馆,天津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),我老伴儿的祖父不就是徐鹤亭的兄弟,叫徐鹤桥嘛,他们家里头经济条件比较富裕。这过年规矩我就看着有一个地方新鲜,就是什么呢?上供祖宗牌位,还有财神什么的时候,上供一只鸡、一条大鲤鱼,还有一块肉,这三样都是生的,从鱼池用绳子条把鱼都绑好了,另外还有点心、水果什么的。

三十晚上,家里头最年长的主人接财神、拜佛。饺子馅是素的、荤的,提前都包好了。他们那时候在黄家花园住的也是平房,都搁院子里头,盖好了。蒸的蒸食是各式各样的,什么枣泥的、豆沙的、甜咸的,有枣卷儿、馒头等。馒头上面点红点,一个馒头里头搁一个枣,为什么呢?就叫不空心。

到了老徐家,好嘛,我这请安没有了,可就改了磕头了,跟磕头虫一样。辈最小呀,上边还有奶奶婆呢,三辈。我们到过年,辞岁磕头;转过年初一拜年,亲友互相来往,见到比较近的长辈亲戚也得磕头。

初一饺子、初二面、初三合子往家转,天津就是这样。反正小辈就是受累磕头,还有陪着老人聊天,掷骰子玩,忙乎饭。

天津这吃饭,真是的(好)!吃海鲜什锦锅子,银鱼紫蟹,确实比我们老北京吃得好!天津卫讲吃。

我一直就在天津呆了这么几十年,但是北京的风俗习惯也还是在脑海里的,还是留恋着。

我也就简单地说点儿,离着春节近了,我祝愿所有的亲友们、老先生们、姐妹们春节吉祥如意,身体健康!



(扫描二维码,收听《话说天津卫》讲述音频)

稿件来源:天津新闻广播《话说天津卫》节目

播出时间:周一至周日 20:00-21:00

播出频率:天津新闻广播 FM97.2 周一至周六 23:00 重播

在线收听:万视达 APP/津云 APP/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



主持人刘哲电话:16602675331(同微信)